



珍藏笔记本

□ 韩浩月

女儿推门进来,问我没有适合她做笔记、画画用的笔记本。不确定她需要什么样的,打开书橱的一扇门,那里面有一厚摞各式各样的笔记本,女儿很开心地挑两本拿走了。我竟还有些不舍得。

这些笔记本,有些封面是牛皮纸的,有些封面是真牛皮或者真羊皮做的。有些拆封过,有些还被保护膜仔细地包裹着。无一例外,无论在纸张质量还是包装设计方面,都非常精致,让人爱不释手。

这些笔记本的来源,一部分是买书时随书附赠的,一部分是朋友寄来的新年或其他节日的礼物,还有一部分忘记了从哪里来……总而言之,每每收到一册笔记本,眼里都会一亮,拿在手里细细地欣赏一番,然后收藏到书橱里。

看到这儿可能会有人感到好奇,这么喜欢的笔记本,为什么要藏起来,而不是放在手头用?很简单,三个字:不

舍得。给你讲一个故事,你就会知道这“不舍得”的缘由了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初中毕业的时候,十分流行同学间送笔记本当毕业纪念品。那会儿的笔记本没什么特殊的,就是商店卖的一两元一本的本子,有着素色的封面,里面的纸张上印刷着单调的横线,扉页是空白的,那是写赠言的地方。

在离毕业还有两三个月的时候,我就为如何找到买笔记本的钱发愁。这是笔不好意思向家长开口要的钱,而自己口袋空空,实在凑不齐给全班四十多名同学每人送一本笔记本的开支。到了拍毕业照前后的那几天,我收了许多同学赠送的笔记本,但自己只有能力送出去五六本,心里很是羞愧,那时候心里就有了一个情结——以后遇到好看的笔记本,要买下来,等有机会,再补送给同学们。

同学送给我的笔记本,一本本都没有浪费掉,我的整个青

春期,都被那几十本笔记本承载着——我在上面写诗。是的,小心翼翼地写诗,生怕写下一个错别字,也担心“墨团”弄脏了纸页,偶尔要撕掉其中的一张,会心疼得要命。等到那几十个笔记本被写满时,我的青春也结束了。

有一阵子,街头有人摆摊卖各式各样的笔记本,经过天桥时随时可以遇见。那个时候,笔记本已经做得很漂亮了,不用挑,随便拿一本都是少年时想不出来的样子。我也拥有了随便买这些笔记本的财力,也热衷买过一段时间,除了少数几本用来作会议记录用,其他的,都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。

这几年,又有了收藏笔记本的心思,主要是因为现在的笔记本做得已经堪称艺术品,让你觉得把它们丢在某个角落找不到,会产生一种“罪恶感”,是对“美”的一种不尊重。于是,我拥有了一厚摞笔记本。可是,我已经二十多年

没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诗。所以,我还是辜负了这些笔记本。

我心里一直隐隐约约有一个愿望,等再过几年,整个人变得清闲一些时,会从书橱里翻出那些笔记本,不挑不拣,从最上面的那本用起,重新开始写诗,只是不知道,这些笔记本,还会不会被我的诗重新占满。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,仿佛只要这些笔记本还在,我就还有写诗的可能。

我还会与我的初中同学们相聚,只是没有像以前想的那样把收藏的一部分笔记本送给他们。也许是觉得,在饭桌上这么做,会显得有些“怪异”。送烟送酒送花甚至送书都是正常的,为什么送一个笔记本就会让人觉得别扭呢。

现阶段,我还是好好把那些笔记本珍藏起来吧,像珍藏青春那样,放在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。

狭窄之道

□ 徐竟草

儿时,每到秋收季节,我都要帮家里干农活。

干活时,免不了要频繁地挑担子,把农作物一趟趟地挑回家中。

我尚未成年,所以父母不会让我挑太重的担子,因此肩上的压力并不会太大,困难主要来自脚下,因为路不好走。

乡下路,尤其田间地头的,多是很窄的,不少比肩膀还窄,仅容一人通过。挑着担子,走在这样的路上,要一万个小心,一旦失足,肩上的担子就会掉下来,红薯、土豆、花生等就会滚落一地,有时还会掉进路旁的水中。

更糟糕的是,人也会摔倒在地,磕破皮,弄脏、蹭破衣服是常有之事。可以说,乡下的孩子,没有没在乡道上摔倒过的。

一开始,我特别恨那些窄路,但凡有宽些的路,即便绕道,我都愿意去走;但没有,就只能硬着头皮去走窄路。

走的次数多了,摔的次数多了,便会多长一个心眼,多出一份小心来,再路过窄路时,便会聚精会神,心脚合一,摔倒的次数也就大大减少了。

反而到了那些平坦的宽路上,冷不丁会摔倒。母亲就会说,走路怎么不看着点呢?那么宽的路,竟然还会摔倒!

长大后的我,已经很少有机会走乡下的窄路了,出门都是宽阔的大道,但在大道上,我同样也摔倒过。

渐渐地,我便悟出,人生长路漫漫,没有人永远走在窄路上,也没有人永远走在宽路上。有宽有窄,乃是人生道路之常态。遇到窄处,小心些,耐着性子走过;到了宽处,也别太得意,要想想走窄路时的艰辛。

什么球上不了场

□ 徐立新

什么样的球,上不了场呢?瘪的球。

瘪的球,就一定是坏球、破球、废球,只能被扔进垃圾桶吗?当然不是。瘪的球,往往只是因为气不足,只要给它充点气,它便能又弹又跳,重回球场了。

人,也一样。在人生赛场上跑不动的人,多是那些自信心不强、垂头丧气之人。这样的人,和瘪的球差不多,并不是一个无用的废人,而只是前行的动力不够,需要及时“充气”,被外界肯定和鼓励,甚至是被反复鼓励。

如果有人愿意给他们充充气,加加油,他们便又能在赛场上神采飞扬;如果没人愿意充气,甚至给他们放气,或许他们一辈子就只能场边的看客,错过自己本该有的精彩。

这样的打气人,可以是书本、父母、师长、朋友,甚至是陌生人。

我们或许当不了伯乐,却可以当一个打气人。在适当的时候,给彼此充点气,然后在人生赛道上跑出各自的风采。



芋头总会想起当年的情景。”

为此,白石老人还专门写过一首诗,以之为记,诗曰:“一丘香芋暮秋凉,当得贫家谷一仓。到老莫嫌风味薄,自煨牛粪火炉香。”

足见,芋头,对于白石老人记忆之深,影响之大。

缘于此,成为画家的白石老人,也就喜欢画芋头。

他画芋头的枝叶,也画芋头的果实。

画芋头的枝叶,白石老人喜欢选择芋头三两株,茎秆挺拔,叶片蓬蓬;茎秆多用枯笔,有一种苍然的倔强感;叶片则多墨笔渲染,给人一种苍碧浓郁之感受。画枝叶,我觉得白石老人重在表现一种生机,一种勃然而发、生机盎然的气象。因之,白石老人画芋头之枝叶时,就喜欢与禽鸟、虫鱼等相搭配,如《芋头小鸡图》,是与小鸡搭配;《芋头螃蟹图》,是与螃蟹搭配;白石老人喜欢画虾,连画虾他也喜欢与芋头搭配,如他的《芋叶群虾图》,就是如此。两种事物的搭配,使得整幅画生动、活泼,既具有写实性,更具有写意性;写实,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;写意,则是白石老人想表达的生命感、生机感。

画芋头的果实,白石老人画的是南芋头,即所谓的“荔浦芋头”。

荔浦芋头,个头大,淀粉多。我曾经吃过几次,蒸熟或者煮熟了吃,噎人,叫我这个北方人难以咽下。总觉得不及北方的小芋头,一株芋头,通常是子孙累累,每一颗芋头,煮熟了吃,都滑嫩软口,糯糯生香,滋润极了。

不过,由于荔浦芋头个头大,入画就好。所以,不少画家画芋头,就喜欢选择南芋头。八大山人,也喜欢画芋头,他画的芋头,亦是南芋头——荔浦芋头。

八大山人笔下的芋头,如他的性格——突兀、怪诞、孤傲。常常是,芋头一枚,立(或斜躺)于纸面,叶芽一片、两片,至多三片,芋头上,有螺旋痕,似年轮。相似的“芋头画”有多幅,而且还多有题诗,其中《传繁写生册》中一幅芋头画,上有《题画芋》诗云:“洪崖老夫煨槽柚,拨尽寒灰手加额。是谁敲破雪中门,愿举蹲鸱以奉客。”“槽柚”,是树根疙瘩状的木块,“蹲鸱”,则是指芋头。烧木块,煨芋头,并且还以之饕客,也足见彼时八大山人之贫困矣。可八大山人,却不以为苦,反倒心态安然,把自己此种安贫乐道的思想,称之为“芋头禅”。

不过,读八大山人的芋头画,总让人有一种孤独感、孤独感,仿佛孑然于世,旁若无人。

后来,我读白石老人画的芋头果实,竟然发现其与八大山人之芋头画,颇有异曲同工之处。齐白石的芋头果实画,也常常是一枚大芋头,占据整个画面,叶片三两枝,有展开者,有似展未展者,此与八大山人所画芋头,逼肖;只不过,白石老人的芋头果实画,有时会在大芋头之旁,添加一两枚小芋头、一只昆虫,或者另一种水果,作为衬托,或者烘托罢了。

白石老人,究竟有没有受到八大山人的影响?读其《齐白石自述》一书,不见明确的文字表达,但我相信,他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,受到八大山人的影响,否则,就不会有如此相类的构思。

好在,白石老人的芋头果实图,不再突兀、孤傲,而是具有了一种“众生和谐”相——这也是他与八大山人的大不相同之处。

“到老莫嫌风味薄”,白石老人画芋头,留住的是一份记忆,更是时代更替、进步,心境使然,社会使然吧。

白石老人的“芋头”

□ 路来森

新芋上市,于是,想到白石老人的“芋头”。

白石老人早年家庭贫困,读书不到一年,即辍学。辍学在家,就上山牧牛,同时,也留在家中,帮

着做点事。可是,日子实在贫困,以至于粥食难继。贫困至何种程度?白石老人在“自述”中曾这样写道:“田里有点芋头,母亲叫我去刨,拿回家,用牛粪煨着吃。后来,我每逢画